

從鳥居龍藏到沈從文——中國貴州之行別談

文圖·何孟侯

雷山縣朗德苗寨一景

去年在完成了貴州省黔東南地區苗侗族服飾文化考察及其報告撰寫後，尚餘部分關於少數民族遷徙以及此行所見民族風情的零碎思索，於此做一粗略的彙整，並藉由人類學家鳥居龍藏、文學家沈從文二位與主題產生的連結來做敘述。

（一）關於鳥居龍藏及其《苗族調查報告》

民族遷徙一直是個耐人尋味的探討課題；這趟考察行程，我們從第一站貴陽一路南下進入黔東南的少數民族自治州，主要停留丹寨縣、榕江縣、雷山縣等處進行深入的田野訪查，其間所接觸到的少數民族以苗族為主，侗族次之。

訪查期間除了針對衣飾、建築等物質文化的主題外，關於苗族的源流及其遷徙擴展相關的歷史題材也讓我十分感興趣，如苗族始祖為何？最通俗的說法便是中國上古史所載，四千多年前涿鹿之戰為黃帝打敗的蚩尤部族轉而向南方發展，苗族即為蚩尤部族南遷繁衍的後裔，苗族也是一個沒有發展出文字記載的民族，諸如此類的神話靠的是口傳，或是由漢字系統載錄而得傳承，描寫的蚩尤部眾形象不是人首獸身，不然就是兇猛野蠻，它或能表現族群遷徙過程中的某個過程或是隱含著某種意義，但跟事實之間必然還有很大一段距離。

到了近代，為了民族遷徙這個課題，著名的日本考古人類學家鳥居龍藏也曾來到中國西南包括貴州、雲南、四川進行田野調查，其最終目的仍是想追溯日本民族的先驅是否可在中國西南少數民族中找到脈絡？自1896年起至1900年止，鳥居龍藏在這段期間前後來臺灣四次，幾乎踏查過全臺主要的蕃地；鳥居龍藏是在完成對臺灣原住民各族調查後，於1902年前往中國西南調查包括苗族在內的少數民族，這次調查的動機與啟發事實上跟他在臺灣調查原住民是有關聯的，除此之外，他又進一步看到法國學者Terrien de Lacouperic所著《Formosa notes on Mss., languages & races》中提及關於「居於北臺灣山區的黥面蕃(泰雅族)與中國部分的苗族應是同一支民族」的影響，這個說法讓已深入調查過臺灣原住民的鳥居龍藏心生共鳴，而有了這趟親身前往實證的行程。



丹寨縣排調鎮劉家村苗寨服飾上所繡龍紋造型

這次中國西南少數民族的調查成果，烏居龍藏於1905年出版了《苗族調查報告》，報告內容著重於苗族的外貌、體質、語言及文化等方面的記錄；事實上，處於漢、藏兩大文化系統之間的中國西南少數民族，千萬年來無論在生存空間，亦或文化風俗上必然受到漢、藏文化相當程度的影響，尤其就所處地理空間上，與強勢的漢文化已密不可分，產生「融合」也是在所難免，包括文化、風俗習慣、宗教祭儀、語言、外貌體質等等都會因融合產生變化，如何從中分析記錄下屬於本族所存留的表徵，從烏居龍藏報告書內容所著重的調查主題，似乎可以看到他的判斷。另外也提及：「布農蕃（布農族）與雲南俛僛族（彝族）在住居方面有相類似的風俗習慣。」、「阿里山蕃（鄒族）與貴州的苗族也有某些相似之處。」，這些說法提出距今已過了一個世紀，似乎也未曾引起多少討論，不過其中還是存有許多值得深究的說法。中國西南少數民族與臺灣原住民、日本民族是否確有淵源？烏居龍藏此行也未能如預期順利找到確切解答。

（二）關於沈從文及《邊城》的聯想

生平第一次到貴州，進到了黔东南屬於苗、侗族的區域，舉目所及皆是前所未見的「原生態」，不過天候異常，雖是十一月中，卻異常寒冷，期間的幾天冷到都已飄雪，這讓我的行動力及思考力都被凍住了！縱然如此，眼前所見的許多村寨風光，直覺的讓我聯想到曾看過的《邊城》情節與閱讀時想像的畫面。

《邊城》是作家沈從文著名的小說作品之一，故事是寫時局動蕩的民國初年，在湘西邊境苗寨發生的山城小愛，故事主軸的調性偏悲，但是穿插其間的小城生活寫得相當踏實，這些對我而言雖然陌生，能有的體會也有限，但是讀起來仍感興味盎然；其實湖南籍的沈從文老家就在湘西，故事場景與情節的構成與其成長背景脫不了關係，他本身擁有一部分的苗族血統，也曾以其文學之筆站在社會觀察者的角度寫過一篇〈苗民問題〉的散文，體裁雖為散文，內容卻洞悉了對待少數民族上的關鍵，以下是部分截錄的內容：「……湘西在過去某一時，是一例被人當作蠻族看待的。雖願意成為附庸，終不免視同化外。被歧視也極自然，它有兩種原因。一是政治的策略，統治一省的負責者，在習慣上的錯誤，照例認為必抑此揚彼，方能控制這個民苗混處的區域。一是缺少認識，負責者對於湘西茫然無知，既從不作過當前社會各方面的調查，也從不作過歷史上民族性的分析，只憑一群毫無知識詐偽貪污的小官小吏來到湘西所得的印象，決定所謂應付湘西的政治策略。認識既差，結果是政策一時小有成功，地方幾乎整個糜爛。……對苗民問題，應當有一根本原則，即一律平等，教

育、經濟以及人事上的位置，原則上應力求平等。去歧視，去成見，去因習慣而發生的一切苛擾。在可能情形下，且應獎勵客苗交通婚姻。能夠這樣，湘西苗民是不會成為問題的。……凡是來到湘西的，只要肯用一點時間先認識湘西，了解湘西，對於湘西的一切，就會作另外看法，不至於先入為主感覺可怕了。一般隔靴搔癢者惟以湘西為匪區，作匪又認為苗人最多，最殘忍，這即或不是一種有意誣衊，還是一種誤解。殊不知一省政治若領導得人，當權者稍有知識和良心，不至於過分勒索苛刻這類山中平民，他們大多數在現在中國人中，實在還是一種最勤苦、儉樸，能生產而又奉公守法，極其可愛的善良公民。」，沈從文是文學家，透過他的出身背景與人文情懷分析出來的看法，點出在民族問題上該思索的是如何彼此尊重與共處，而非如何操弄或治理；文章是在1941年寫出來的，距今也已超過一甲子，但從社會現況看來，這方面還是問題重重，無論此岸或彼岸。

此行在黔东南走訪了五處少數民族村寨，苗寨與侗寨佔絕大多數，雖然在研究者眼中，苗、侗兩族可茲區辨的文化表徵仍然明顯，但隨作家的筆，感性上不過就是濃濃的民族風情，踏查在古拙樸實的村寨中，每每領著造訪者的心緒隨著《邊城》情節，在淡淡哀愁的山城裡卻又感受到幾縷溫馨。

（作者為史前館研究典藏組研究助理）

參考書目：

中藺英助著；楊南郡譯，《烏居龍藏：縱橫臺灣與東亞的人類學先趨》，臺中市：晨星，民87。

黃才貴編著，《影印在老照片上的文化：烏居龍藏博士的貴州人類學研究》，貴陽市：貴州民族出版社，2000。

沈從文著，《沈從文全集》第11卷，太原：北岳文藝，2002。





榕江縣車江侗寨為娶親而聚集的婦女



丹寨縣排調鎮劉家村苗寨婦女農忙情景



雷山縣西江千戶苗寨特色建築「吊腳樓」